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三

文

萌賢篇上

昔軒轅既平亂後治國事繁職臧蒼專出納理百辟
帝知務甚於蒼形勞以豪稀往禪之出入公私稀如
所在蒼迎而與語謂稀曰稀之來帝命也所以命也
紀繁無遺無知有知非理以理非道以道非成以成
非施以施非工以工非仰以仰非俯以俯盡之矣吾
不知嘉誰必稀知所以然歟稀曰帝命禪之何敢不
益而又公私焉安不如命善善惡惡廢行廢止善幸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三

文

萌賢篇上

昔軒轅既平亂後治國事繁職臧蒼專出納理百辟
帝知務甚於蒼形勞以豪稀往裨之出入公私稀如
所在蒼迎而與語謂稀曰稀之來帝命也所以命也
紀繁無遺無知有知非理以理非道以道非成以成
非施以施非工以工非仰以仰非俯以俯盡之矣吾
不知嘉誰必稀知所以然歟稀曰帝命裨之何敢不
益而又公私焉安不如命善善惡惡靡行靡止善幸

臧行致恭恭竭及明元首良朕肱稀自當許之是時
蒼令庖者豐餼漿者美酒兵陳水陸特以觴稀稀既
盈腹遂拜而退明日從蒼出見蒼戶頽其左扉右鐔
不樞是致宮書闕閉不如稀記之矣從蒼終日公無
可爲至暮而入稀教闈者至梓人完其戶及蒼復出
見戶闔闢如式呼闈者審之曰斯何爲曰稀之所以
效公私也蒼聞之惶惶四顧若無所措詣帝而訴帝
召稀責之曰完戶之勤公私乎稀曰至公帝聞而釋
之稀既出帝闕目蒼容髮髮衣垢時乃懷歸入見夫
人侍兒謂曰公事不執稀之過上相衣垢愆在夫人
髮鬢容陋失教侍兒時夫人耻侍兒聽來日稀遙見
蒼出神清氣潔肥馬朱纓人裝相應民具樂瞻相謂
曰斯上相也皆曰然曰昔若是今若是始何焉中有
人曰必門人也晡時歸蒼共稀食稀視蒼食器不潔
居處多惡稀教主宅者清之其主宅者如之蒼自外
入見宅院昔積塵無有階下青蕪已除異而問於主
宅者曰斯若此而由何對曰稀之所以教我也蒼怒
復奏稀於私有諂帝乃召稀曰若此何爲也稀曰至
正帝釋之一日蒼家人趨市與鬻者互易薄其時而
有之鬻者但圖其目而視終不與較稀知令付所

少頃稀聞蒼妻之父兄子弟內外親戚侍蒼秉政無
不爲民病者從而皆捕之帝覺召稀謂曰上相之親
過有巨微卿畧不有別俱法之人情乎對曰私公也
帝釋之昔稀未有之時蒼之門人親戚病民者衆帝
枉法安蒼蒼無所知自稀與蒼齊後蒼之內外眷屬
凜然規矩王綱大振間日稀入見蒼僕隸已由志出
入歷門中道稀縛而付有司俄蒼之妾有犯夫人稀
特數其罪而出之主院者報稀之所爲蒼終不語亦
色無難及待稀尤善忽姦臣莽蕩者誣蒼帝信之將
命獄蒼蒼聞之免冠跣足待罪雉闕之下帝召稀問
之曰蒼若是奚爲之曰臣聞神農氏有奸臣垂於群
職是致政衰曰奚不治稀對曰臣亦聞之海濱之醢
鮮者鼻不知臭其故在何其在日處之而已夫人君
之不知其姦者如醢鮮是也固枉直直枉非忠忠非
也帝曰若稀之所言其莽蕩者與蒼孰是非耶稀曰
帝其信疑乎服斧乎曰言是非則斧之稀曰罪莽蕩
釋臧蒼明之矣帝曰斯是非乎曰至公私於是戮莽
蕩於社右晨朝帝曰嗚呼七曜昭昭經緯之度不失
寡人之幸也稀知帝憂乾象有變時水星出東并司
者聞之矣時蒼繫聞命歸無所爲稀請蒼曰斯人世

初世也鳥獸多不通人洪水汗漫而艱民生理隄防之蒼如之工乃就帝心悅明年直歲歉無民食帝未旨稀先之謂蒼曰民病矣上相樂無憂乎曰非無也憂何爲曰生民之道何難以民持杖而從事於山則火獵之牽畧而從事於水則涸漁之其鳥獸魚鼈奚不爲生民之立命者也蒼從其所以利若豐年俱朝蒼之行也巨步舞袖由內戶中道而進稀見牽蒼袂歛蒼背蹴蒼足謂之曰君門也蒼曰下戶卑道臣民必由之所稀曰然則然矣柰何君之內行門無大小皆由之此皆君門也雖在下卑臣者固敢肆步故有入恭出慎所以施於規矩則契陶於模範則合然後禮天下則民從期在何期在先式也未聞已非禮而令禮天下未之有也蒼聞稀之言色惶心佳自謂甚得其助者朝之日帝嘉蒼善用稀國事貞重賞之蒼聞命拜而謝賜未及蒼弗辭稀曰上相帝嘉善矣蒼曰然稀謂曰母色嘉母色善稀聞之德在葆光不知光由何而耀時蒼喑喑而然之謂稀曰帝若是稀繁至此孰可孰不可曰上相之祿萬鍾理分也當爲而爲職當也君以敷勞之知也上相感而謝之能鑿龍之抱珠兮奚不二而一者歟今之賜也過喜受也過

分非明非賢彰之蒼曰如之何稀曰且匿他若此而
匡之朝之日帝賜善成者百金蒼前而奏曰善成祿
千鍾工雖善職當也宜勞以敷不勞以祿帝曰是還
有說乎蒼曰臣欽復命臣聞君之道善不加賞怒不
行刑二儀之道也所以喜賞則過之怒刑則甚之惟
君謹之惟臣戒之帝曰善哉蒼之至言也蒼歸稀從
之蒼謂稀曰昔帝命稀來吾與首期之事若干今也
曾無盡施乎稀曰已而矣曰民治乎曰常行化守永
治此道不二二儀也帝聽生民日安世道日治斯由
蒼之賢稀之智於是命稀弼五教帝暇日召稀謂曰
前以卿從事於蒼凡四復命寡人以卿爲至道畧不
有校今請陳之一何至公一何至正一何至私公一
何至公私曰一至公之說爲帝齊大臣之不齊二至
正爲帝齊大臣之家三私公本臣下之私家也必以
王綱而整鎮之是私公也四公私者稀蒼門人也蒼
得罪帝命稀實之稀之所實從實不從僞是公於朝
明於蒼是公於私也是私公也公私也百無不道哉
帝善之一日帝憂蒼無裨者以碣后從之后徃蒼逆
而論之曰后來如帝命乎一蒼志乎益蒼志乎此傾
之矣吾不知祥貞之所歸耶曰帝命如之上相之遺

則拾之闕則補之蒼曰確之確之蒼出后從遊於野
時蒼有牧豕者在邇其牧者晝寢豕四散后見之及
蒼歸后後留爲牧者代其司良久牧者醒后方歸蒼
審之曰后何後我而至后曰上相牧者晝寢豚彘無
屬斃代時刻故後之也蒼於是仰天而噓甚哉勞乎
精誠之篤有若是耶命家人陳水陸盛設羞以慰后
待后既畢后再拜而去是後蒼家事之巨微莫不求
而理之說闔者以合之其闔者無納無不納一日蒼
家人盜內財非用闔者監門而捕之欲獻之於蒼后
見之乃曰彼爾同道也以同道而不睦者兔也仆過
不張其得在後闔者諾曰物隨往而可乎曰不可縱
人止物其爲善也亦諾之明日朝帝曰靡德靡貞寡
人之不幸也帝之斯言爲緱山氏有將因若是罷朝
歸蒼槩聞帝命后尤槩之及蒼越門而入闔者謂他
從朝者曰聞帝命乎曰有之曰事之巨微曰甚闔者
觀蒼引觴以酌后闔者入謂蒼曰闔請代禪請禪易
闔不亦兩能乎時蒼大笑而奏罷后禪之職明日闔
者指視碣后唧唧撼首謂曰餘士求不朽之名非白
首不能期之今爾不數旬而永其不朽者志誠乎

顧瑄治臣喬松博納士而家後之及父也不才者去
之才能者留之其才能之衆中有人孿環者半智
半不智松惜半智特不去留教半不智一日松誤失
政事一問日省將奏明其所失環者謂曰事既失矣
法旣往矣君旣無知雖不奏何患之松曰不然臣之
道其在竭忠若事非而隱是欺也若明而不盡者是
瞞也使君之非而臣又飾其辭而辯是謂頑惡也如
臣非非君誤聽非而將非之其默然不辯束手陷非
是罪君者也所以過失則明之非過失則辯之是仁
君者也環與童人者出遊抵供御用者家目其所
斫者皆御用非彼所有人曰斯非所有而有何之其
人卒難隱晦以實告之曰盜得時環人爲松爲家理
而歸環先至不言盜故人餘半日方復舍松請環人
共話松曰嗚呼貞士吉我而吉君致吾兩憂兩不憂
孰知其端環曰冢宰之爲何患身君之不利如環等
私徙冢宰何憂家理不備其人者謂冢宰曰人聞先
公而後私善之善者也邇有供御者盜御用而斫之
當罪之不臣松驚謂曰獨見也他同之曰環者共驗
之矣松審環曰驗之曰然曰何先歸而弗先是非至
誠及我環曰斯非環預也松默然復與人語曰環曰

非預也彼所從事如環非預也如之何的明之是有
說乎人曰冢宰及人皆帝臣民也更且帝專歿活兼
執與奪然數事亦冢宰營益之也人與之理私而更
理公是成宰之賢就帝之仁也安有家宰理天下門
人無知是豢犬羊也松聽之吁環生之所以不過世
俗之一理財耳終無補於我去之

啓忠篇

或野人問觀人於孔子曰敢問天子之觀人乎曰云
其所以則與之語曰鄭索逋逃於宋宋不與欲良騎
樂工然後與之鄭如其所欲以瞽目良騎如宋宋大
夫皆悅納所與獻所逃是後日歌舞聽音樂樂鄭之
與一日樂工令相者導過宋朝樂工當朝即私焉相
者曰朝堂樂工曰朝無人焉於是乎溺朝堂矣宋智
人公孫傑謀於衛閭曰大夫不忠矣吾輩言之衛閭
不荅公孫傑獨謂宋君曰大夫非臣也爲鄭所嗤宋
君悞自此之後凡言意盡者皆用之獨衛閭終不言
而乃目他人陸遷反全怨於君傍曰足下宋君之臣
何憾君若是曰君不我用耳曰吾嘗聞之宋君多失
度官皆匡盡用之宋君明矣衛足下朝野不聞輔佐
之政宋君弗用足下豈不智君者也足下何忍之有

耶曰各有所司事非我于野人謂曰夫子何決之是非子曰公孫傑智忠之士衛閭罪君者也

岱山高文

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百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柱天益於民庶兮與雲吐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栢佳歲則滂沱遍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暘谷之東昧谷之西日昇月騰之處人莫知其端吾某年狩於東方或登峯頂時聞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勢其可云乎俄而風生萬壑雪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雷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百備神之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電歛雷息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松之所以長千尋不比丹崖所以高萬仞何量蓋由太古之歲月以至於今蒼松掃丹崖而蕤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交輝猿啼雲樹之杪鶴舞日觀之東鷗鷺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而昇峯於戲登太山而小天可越大海而眇江湖信哉

夢游西岳文

猗西岳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覩穿雲抵漢巖崖燦爛而五光正遙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已昇峯頂畧少俯視見群巒疊障拱護迴迴蒼松森森然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狐野鳥黃猿狡兔畧不見其蹤峭然潔淨蕩蕩乎巒峰吾將週游岳頂忽白鶴之來雙鷩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天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跪言曰慎哉

上帝咫尺既聽斯言方知西華之高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峯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戲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游神境豈不異哉

韓愈訟風伯文

吾觀韓愈訟風伯之文知其爲人也似乎欠博觀明道理格物致知猶未審其精且天地不威怒怒則風雲雷霆是也夫風聽天地之命萬物生殺出焉春則播萌夏則長養秋乃結實冬則歛藏非風不可至如時君不道天欲垂象以責之則風受役矣乃張天地

之威飛滄溟勃上下揚毫釐於天外振嶽瀆以生音
從神龍駕雷電條然忽然風之變化也赫赫然雲生
霧長風之威也此天地之正氣國家載在祀典凡文
者可不謹乎愈以風托比奸邪故作文以譏之由此
而慢神矣豈獨慢神而已哉於風之文失敬上天之
禮然皆由欠博觀明道理因格物之不精所致耳今
世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辯爲何欲使今之儒者凡
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當尊者尊當卑者卑
欽天畏地謹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爲文永無疵矣

駁韓愈頌伯夷文

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壯字奧且有音節者甚不寡文
全不誣妄理道者鮮矣吁難哉朕聞儒者多祖韓文
試取觀之及至檢閱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
有疵焉疵者何曰過天地小日月是也且伯夷之忠
義止可明並乎日月又同乎天地旌褒之尚無過於
此何乃云日月不足爲明天地不足爲容也是何言
哉嘗聞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二儀立極虛
其中人物居焉曰宇如殿庭是也以天地初分爲垺
來今無已曰宙如江流是也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
月韓曰過於天地日月於文則句壯字奧誦之則有

音節若能文者莫出於韓若言道理伯夷過天地小
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誣耶妄耶韓文名世不朽
已千載矣今爲我論識者莫不以爲我強歟設若不
以我爲強則韓文乃至精之撰猶有其疵豈不鮮矣
哉

諭風伯文

風兮風兮天地化機白日何有夜間何覓古至于今
實無而有難羈難縻爾風之妙微不能使人無疑至
如揣之無骨捫之無衣意噓忽又周旋人物裊娜樹
枝或曰非風也乃樹窈窕之威儀非風之所致爾飛
槁葉走黃沙動而靜靜而動高而夷險而易窪而隆
見如是之奇將爲人信乎人又以爲不然爾何怒之
速也捲海氣雲六合岳鎮爲之音浩浩然蕩蕩然八
荒震悚民人信有風矣爾方釋忿然之威見雍和之
意其播萌五穀如雲如浪作薰解民之愠何藥可奇
至如却氛埃清宇宙明日月朗星辰天地位其位可
不功乎今也民之感恩且信天地清寧可不善乎吾
以斯言故救爾想宜知悉

拔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民以四業曰

士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備天下國家用無闕焉列
聖相傳至漢之明帝又加民業以二曰釋曰道六藝
雖各途惟釋道同玄儒雖專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
商三者皆出於斯教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
大焉論辭章記誦儒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
門未必得獲至微且農勤於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
巧精商能不盜詐而利本俱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
之面目務玄悟之獨關至妙者隻履西歸飛錫長空
笑談定往化兒頑爲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苦空
寂寞忘嗜欲絕塵事者莫探其至玄未聞農工商釋
道者精於儒正默論間俄而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
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益臣試開展
過目篇篇有意文奇句壯奚啻於專門之學臣故不
益而不改以全僧之善學者也臣昧死敢煩聖聽誦
之再三可知其人矣朕是許之不特之間學士以誦
再三聽文思意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
其文深意曠非久覽豈得其本源朕知僧之意有所
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此而
揚名欲出爲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曰云何如
是觀人古賢人君子託身隱居非止一端如竇威扣

角百里奚飯牛望釣於磻溪徵隱於黃冠此數賢能者未必執於本業而不爲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弄假之訛語句真誠貼體孔門之學安得不爲用哉

歸阿奉文

每聽儒言及觀書史切見歷代之興人才濟濟匡君益民歷歷昭然朕雖夢寐安得而至耶特以未造閱江樓名令諸職事試作文以記之諸人聽而往即日文成群獻於前旣而張目一覽文章雖有高下其大意則亦然所以大意亦然者何不過皆誇樓之美言工已成覽文之後不得而無憂吁難哉之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而好戰鬪忽宮中婦人徐充容者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但觀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人才可見矣或一二從者所問所答不過順其欲而常其美惡不諫焉以斯人之心猶思膺上爵而名揚於世傍有信乎曰然曰何以信之曰但見衣冠濟濟身書雄偉豈不人才者歟今制云乏人矣此群然而同遊者何物也曰今之同遊非昔君之同遊者昔君之同遊皆和而不同者今同我遊者咸同而不同者曰旣

知如是曷不黜之曰未可也曰何不果而從其迂曰不然待彼自省耳若或一省朕得人矣何下歷代人才之盛歟

設諭文

朕嘗以事勢觀人以時宜較之何有職之士愚之至甚誠爲惜哉且姦會者勇不畏死於時宜事勢畧不以爲然其正直仁心者徒知此而不知彼於事勢時宜但知其庸爾是以惻隱仁心顛倒而用矣豈不知上古聖人驅犀象而逐虎豹未嘗有逐麒麟獐鹿者也或問禁師曰爾擅降蛇而得善至旣得蛇而殺之否師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朕謂師曰蛇乃人人所惡者爾言有可殺而可放者可得而聞乎曰可所以殺之者其蛇所以放之者其蛇朕以師者誣說試復問其詳謂師曰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師曰皆不可臣擅得而憑神殺放亦憑神苟不依神其有咎焉嗟夫陰翳幽冗中一微命之蛇爾人將以爲無屬也以降蛇者言乃有屬焉故生殺不敢妄爲以其有神也再詢儒者朕每聞湯聖人也去三面而祝之今有生路果然乎曰然曰豺狼欲左右而容乎曰不然以其傷物命也嗚呼善者好之惡者惡

之仁人君子不解而倒之邪耶正耶省哉戒哉利矣

省頌文

嘗觀古之賢愚者清濁之分善惡之別曉然矣但近視目前職事者渾哉若以此渾字言之莫不方今有職者不知賢愚善惡者歟非也其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皆知之爾然今人之心法古賢善者少效古愚惡者多則賢善者無同愚惡者有何哉蓋爲不治艱險之覆身日習澆姦之篤故賢善之性日消而不立執迷之情日生而愈堅吁難哉所以古人以卑而致高以愚而致賢捨此而取彼守虧而樂安時人以爲易歟難歟嗚呼不思慮患以防危務效頑而覆命修德善終生膺上爵揚名於世君子履之小人棄之惜哉惜哉孰不悟歟

縱秦鶴文

東海有來貢者姓瀛名洲所貢者仙鶴也取觀之及其至態貌與常鶴同何足爲奇貢者曰不然若知其內方識鶴之異其人但言此而往未暇詳問以鶴教內臣雜秦群鶴中秦者去其翮日夕與人相狎凡鶴皆去其翮同時而又生秦者不拘聽其自然餘月

翼乃全時居五六月群鶴抖擻颺去翅不遠而墜與
民狎民不知將謂野者故鶴多中矢彈者惜哉豢慈
勤數月一旦如是而廢豢者曰俗鳥何戀曰爾何知
俗鳥對曰智鳥必息六月若扶搖值春秋所以假天
風而各乘其氣今俗鳥去不依時故如是也尚有未
去者數枚將必神鳥也朕又觀之乃瀛洲者進其鶴
丹頂玄裳縞衣墨足日三朝而四舞鼓翼無時如此
者又兩月而臨中秋數兩過而天青黃花香蘆葢白
風高而翅輕朕坐死中忽聞九霄之上有鶴雙聲張
目仰觀見鶴一對搏風而振翼旋旋若牛角扶搖而上
翕忽其翎漸覺微網其身將摩青之際形若蠅蠓之
狀歛翼而東下不知幾千萬里是鶴息翼之處因觀
智鳥致吾有歎所以君子之於當世能善事而動善
時惟瀛洲之鶴可體也且鶴非時不動止是整翼而
已及其時至乃舉事成豈不智鳥乎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四

碑

皇陵碑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

辛况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
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

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務耨俄爾天灾流行

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
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
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窆何着槨
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
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
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
各度凶荒兄為我哭為我兄傷

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聖哀動遙蒼汪氏老母
為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
居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為計雲水飄颻我何作為
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
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踰仰穹崖崔嵬而倚
碧聽猿啼夜月而凄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
魄而俛佯西風鶴唳俄漸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
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疆
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遙
盼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業于於皇住方三載而又
雄者跳梁初起汝潁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

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廷降既
憂且懼無可籌許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
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
亦奮而相戕知者為我畫計且禱陰以默相如其
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
洋洋卜迷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而
附城幾破無知而創人垣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
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攫不得再攫再驟
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隊
馭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
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清流戍
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獨存駟馬
與錫雙駟馬引兒來我樓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
嫂亦有知孳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
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
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鋼群雄並
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始熟禮儀是
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群雄自
為平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
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師飛旗角元勇者效

力智者營襄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
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
洛嶠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
而燦若星鉞已而長驅乎井陘河山之內外民庶咸
仰關中即定帝志軍實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蕃十
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
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龜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潢欲厚
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臧於是祀事之禮
已定每精潔乎烝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
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
難論嗣以撫昌稽有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記

閱江樓記

朕聞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華夏之君建都中土詩
云邦畿千里然甸服五百里外要荒不治何小小哉
古詩云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又何大哉詢於儒者
考乎其書非要荒之不治實分茅胙土諸侯以主之
天王以綱維之然秦漢以下不同於古者何蓋諸侯
之國以拒周始有却列土分茅之胙擅稱三十六郡
可見後人變古人之制如是也若以此觀之豈獨如

是而已乎且如帝堯之居平陽人傑地靈堯大哉聖
人考終之後舜都蒲坂禹遷安邑自禹之後凡新興
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勢以居之故有伊洛陝右
之京雖所在之不同亦不出乎中原乃時君生長之
鄉事成於彼就而都焉故所以美稱中原者爲此也
孰不知四方之形勢有齊中原者有過中原者何乃
不京而不都蓋天地生人而未至亦氣運循環而未
周故耳近自有元失馭華夷弗寧英雄者興亡疊疊
終未一定民命傷而日少田園荒而日多觀其時勢
孰不寒心朕居擾攘之間遂入行伍爲人調用者三
年俄而匹馬單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順於我於
是乎帥而南征來樓江左撫民安業秣馬厲兵以觀
時變又有年矣凡首亂及正統者咸無所成朕方乃
經營於金陵登高臨下俯仰盤桓議擇爲都民心旣
定發兵四征不五年間偃兵息民中原一統夷狄半
寧是命外守四夷內固城隍新壘具興低昂依山而
傍水環繞半百餘里軍民居焉非古之金陵亦非六
朝之建業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異乎不過洪造之
鼎新耳實不異也然宮城去大城西北將二十里抵
江千曰龍灣有山蜿蜒如龍連絡如接翹飛鴻說曰

廬龍趨江而飲水末伏於平沙一峯突兀凌烟霞而
侵漢表遠觀近視實體狡狴之狀故賜名曰獅子山
既名之後城因山之北半壯矣哉若天霽登峯使神
馳四極無所不覽金陵故迹一目盈懷無有掩者俄
而復顧其東玄湖鍾阜倒影澄蒼巖谷雲生而靄水
市烟薄霧而蒼鬱人聲上徹乎九天登斯之山東南
有此之景俯視其下則華夷舸艦泊者櫛林上下者
如織梭之迷江遠浦沙汀樂蓑翁之獨釣平望淮山
千巖萬壑群巒如萬躡馳奔青天之外極目之際雖
一葉帆船不能有數江郊草木四時之景無不殫紛
以其地勢中和之故也備觀其景豈不有禦也歟朕
思京師軍民輻輳城無暇地朕之所行精兵鐵騎動
止萬千巡城視險隘道妨民必得有所屯聚方爲公
私利便今以斯山言之空其首而荒其地誠可惜哉
况斯山也有警則登之察奸料敵無所不至昔僞漢
爰諒者來寇朕以黃旌居山之左赤幟居山之右謂
吾伏兵曰赤幟搖而敵攻黃旌動而伏起當是時吾
伏精兵三萬人於石灰山之陽至斯而舉旌幟軍如
我約一鼓而前驅斬溺二萬俘獲七千觀此之山豈
泛然哉乃於洪武七年甲寅春命工因山爲臺構殿

以覆山首名曰閱江樓此樓之興豈欲翫燕趙之竒
寵弄風之美人飛舞盤旋酣歌夜飲實在便籌謀以
安此北京師以鎮遐邇故造斯樓今樓成矣碧瓦朱
檐層層空而之霧朱簾風飛而霞捲彤扉開而彩
盈正南天字不露然聞雷聲隱隱亟倚雕欄而俯視
則有飛鳥雨雲如幕於下斯樓之高豈不壯哉噫朕
生准在正業江左何固執於父母之邦以古人都中
原會萬國嘗云道里適均以今觀之非也大槩偏北
而不居中每勞民而不息亦由人生於彼氣之使然
也朕本寒微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于此且西南
有疆七千餘里東北亦然西北五千之上東南亦如
之北際沙漠與南相符豈不道里之均萬邦之貢皆
下水而趨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故述文以記之

又閱江樓記

有序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噫聖人之心
幽哉朕嘗有之於心雖萬千之學猶不能做今年
欲役囚者建閱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興朝無入
諫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急即日惶懼乃
罷其工試令諸職事妄為閱江樓記以試其人及
至以記來獻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終

超者朕特假爲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蒲葦故序
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皇帝坐東齋閣詢臣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而拒勢朕欲作樓以壯之雄伏遐邇名曰閱江樓雖樓未造爾先爲之記臣某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人之君天下作宮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此王公設險之當爲非有益而不興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誠可信也今

皇上神謀妙筭人固弗及乃有獅子山扼險拒勢之
詔將欲命工臣請較之而後舉且金陵之形勢豈不
爲華夷之魁何以見之昔孫吳若此而有南土雖奸
操忠虎卒不能擅取者一由長江之天塹次由權德
以沾民當是時宇內三分勁敵豈小小哉猶不能侵
江左豈假閱江樓之拒勢乎今也

皇上聲教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効順
險已固矣又何假閱江樓之高扼險而拒勢者歟夫
宮室之廣臺榭之興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之所
不爲

皇上撥亂反正新造之國爲民父母協和萬邦使愚

夫愚婦無有謗者實臣之願也臣雖違命受不記獲
安得不拜手稽首以歌

陛下納忠款而歛興造息元元於市鄉乃爲歌曰天
運循環百物禎頒

真人立命四海咸安臣歌

聖德齒豁髮斑億萬斯年

君壽南山

觀春光記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時當巳漏
坐大本堂閱幼儒習詩書是日也春雲變態鸞群鳥喧

呼堤邊之柳微黃袅娜垂條萬線影拂清波致叢魚
之來戲而蝦蟇之屈橫遙觀四山之翡翠深岩幽谷
必群芳而萬類共坐殿庭知百花之初綻何也蓋京
城四護皆山惟鍾阜主山也居寅艮適當春初風多
東發由山而過殿諸芳之馨隨風而至故知山之有
藥其春到必然又見新水潺潺水族躍於淵飛走者
巢顛而窺叢雖微命之蜂蟻知陽和而闢戶識交泰
而措房觀諸物之得所必蟄龍之將興正農勤賦詠
之時國圖大治之初士人習業之方然此春之所以
堪憐堪愛者爲何由日光之漸長也君子之學道

力於斯時儘有可爲所以古人惜寸陰者以其春光之難得也不然今春旣往學業未周雖有來春非今之新春也但來鑑癡顏壯者蒼而少者壯觀於此者寸陰可不惜乎君慎於分陰者尤爲上士其蠢蠢之徒止知有春秋而已加歲蒼顏又不知其時已過矣嗚呼粟天地之精英達者可不慎歟

感舊記有序

予因督功中都道經滌陽乘春之景躋青西郊細目河山城雉如故懷壯戍此今河山雖是依然故人首面移顏花木謝而再春人已蒼而不必感彼此之時勢執筆留心特叙困興之事以爲記

息驛時閑登薤峰而臨下觀四山以環滌識歐陽之不謬昔雖駐斯當揮戈角逐之時何暇遍遊今戡定禍亂宅於宇內時逢民福之時故得暇遊於舊戍景多故迹川曠而水紆醉翁亭下釀泉備酒掬飲者酣蓄精蕨薇扶老以澤顏良淳風厚閭巷情歡因覩民之樂天于今始見歎往日之危難何下萬千之數當有元弛綱之時氛埃勃於宇宙鴻濛於中原群盜縱英而馳騁蕩民命如驅羊子潛草野奚往而何藏守食餘粟度殘生以候時康何天狼之是朗弧矢乃倒

芒吾將居無何於是乎匹馬單戈奮興淮右聚良民於鄉里收殘胡遺土於諸營祝天以保衆利劍以除精射攬槍而清太虛摧堅壘而安厚土謀當有志之初於是乎張皇六師九伐威於海內不幾年間偃兵息民時時兮兮日月進行民欣欣兮樂歲康寧符應兮有準脩德兮在古嘔今豈崇朝兮飄風何終日兮驟雨景物異前河山如故既定亂以安民猶得思往以閱今足當年之初志述而爲記

紀夢

昔當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擅威福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潁斬黃民皆爲逆次年徐宿熾然盜起蔓延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汚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間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墻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失民依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帥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城州主謀膏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遂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絳繁首稱爲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

害激動前日誦逆之心是有呼親喚舊相繼入城合
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如太山若以胡帥攻之則
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爲胡亡自是始也予當是
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爲元慮繫
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
藍祝曰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巾衣皆
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子尤恐
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
玦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
報我祝畢以玦投之於地其玦變陰之前所禱者兩
不許子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佞余雋然而
祈之神不爲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
我陽玦予備糗以往以玦擲於地其玦仍陰之就而
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玦擲地果
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子心甚恐願
求陽玦以逃之玦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
以陽以玦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玦不陰不陽一玦寧
然而立子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昌乎神不誤
我肯復以玦陰之以玦投於地果陰之子遂決入凌
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就

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爲
親兵終歲加之當時子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
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子歸
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爲鎮撫當年冬
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子識彼非道棄數百人
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
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
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入和陽與元兵戰三
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孰丙
申入建業集兵十萬堅守江左秣馬厲兵後三年發
兵四征又三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壯士精銳
半之七十餘萬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
月卽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記月日忽夢居寒微暇
遊舍南仰觀見西北天上群鳥如燕大小數不可量
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鳩鵲之狀又少近比鳥之狀
忽然自鳥中突一仙鶴者徐翅東南子回首以顧之
有鶴數對略少將近忽不知鶴之所在惟有青旛數
行但見旛去旛首浮空而行不見持旛者亦不見其
卒旛過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木爲朱臺四有稜角圓
有欄檻色皆以朱畫繩四柱之前上立二人如寺觀

內金剛一體無二極目視之見二人口若宣揚之狀
忽臺轉西以左向南不見二立士却見列坐幞頭抹
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上中立三尊
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脩髯人世罕見略
少回顧於我仍往西北余尚夢寒微中天神既去急
歸告於老嫂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得罪故歸告於
家且回聽命出門既行乃換其景不在寒微之時便
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
途逢數紫衣道士者以絳衣來授予揭裏視之但見
五綵問此何物也內一道士隨聲此何物也又一道
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履
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劍靶上皆如牙齒之狀持
教我行不數十步間東南途逢一皂衣禿袖者來露
首及兩肱二股首頂一竈兩耳怒目而西北往予再
東南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
餘間見東宮衣青衣而立彼忽然而夢覺明年即位
於南郊夫即位之先雪沒市鄉當祭及即位之時香
霧上凝天而下霑地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

遊新庵記

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

因水以建庵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遊人信士無問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愆懺罪已有年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庵將頽廢當勸僧蕭山住持寺者自建庵以至於斯時僧徒後化者疊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革庵者乎故小景美而庵頽一日暇遊於此有僧求布施於朕以崇建之朕謂僧曰愚哉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回泰寺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與長生秘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如是蒼曰未知曰前數僧道當是時日習世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畏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復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佑乃君愚昧非仁

連謗於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效者因二
教之機微而理祕時難辨通致令千古觀於諸帝臣
之紀錄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
當時爲人唾罵雖萬古亦污名罪囚天地間爾尚弗
識何愚之篤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
允愚之徒元君順帝有時間道於斯人斯人荅云如
來之教雖云色空之比假務化愚頑除理王度又非
帝者證果之場若不解而至此糜費帑黎政務日杜
市衢磬磬則天高聽卑禍將不遠豪傑生焉苟能識
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之脩甚有大焉所以脩者皆
衣旰食脩明政刑四海咸安彝倫攸叙無有紊者調
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脩豈不彌綸
天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安得不末爲人皇者
歟指空曰以此觀之貧僧以百劫未達於斯若帝或
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出貧僧之右又
丞相糊思監至齋盛素羞以供亦問於指空意在增
福指空曰凶頑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來供則國風淳
主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可脩行多道途
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於
君孝於親無私於己公於天下調和異質變理陰陽

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世世盡人間天上王臣
矣吾將數劫不達斯地苟不依此刻剝於民欺君罔
下用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
爾僧欲以庵爲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管造之機朕安
有已財於此僧曰富有天下旨若是耶不然國之富
乃民之財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
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
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
本無有敢謗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
頭時朕不施後更一住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來此

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因暇入山遂適
斯地想昔日之逕崎嶇高下今者崎而平嶇而直坦
途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逕而已其庵架空暮谷凌
巖而出松智流泉以成瀑布飛吼長空致猿啼夜月
於峰巔白鶴巢桐而每顧深隱翠微縱有飄風而不
至遊人遂樂禽獸情歡煥然一新觀斯創造庸愚者
弗能噫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法印如是安得不
神識者哉傍曰僧於此不貪而不盜無私於己有功
於衆叢林仰之於戲庵爲僧所新僧爲庵所名人能
知一軀爲愛神之室以神脩寧若不知脩福以

神豈不愚人者歟

西征記

癸卯秋以巨舟千艘裝甲七十萬是日天風東發揚帆泝流西征荆楚檣旗之後纜解舟行特兩岸諸山墨雲靉靄左雷右電江潮洶湧群鳥萬數挾舟翅焉少頃有蛇自西北浮江趨枕朕親視之斯非神龍之化若是數果天不我捨加龍神運機則西鄙之寇如豺狼之被獵不旬日必至吾麾下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未幾一龜一蛇浮凝枕後略不畏人如此終半晝不異斯急流之所疑其然惟之見船末巨鼓一枚恐妨戰鬪卽令左右將施神廟語旣鼓行復視之莫知龜蛇之所在已而師行由梁山磯其江陝隘巨舟輻輳見對立嵬山恠石穿空奔濤峻急樹生崖畔礙鳥道以披雲罷觀之後駕鵬飛帆暮泊蕪湖之西江天風漸作水陸音生驚濤泊岸氣起凜濛是夕止趨就纜至旦風猶未止仍泊是江遙見江心一山挺然凌空峩然插水首有廟焉惟諸將輕舸如織梭而上下朕謂左右曰若是者何如對曰是山之神擅禍福以致是所以諸將往禱焉須臾逆風止順風生於是浮游而前數日越樅陽渡漢武射蛟之所乎

抵皖城寇舟不戰水陸圍守朕命諸將以無繫水以
步疑陸鼓譟而進不踰時空其江盡為我有於是宵
書弗停次日午後兵抵潯陽之下與彼交戰再衝再
折凡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友諒遁逃遺將伏降朕
命能者葺城守之班師建業吁兵凶事耳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朕命甲士露鋒刃比縛首惡以來前其良
民安無誤遭者耶荷

上帝默相兵無血刃潯陽以平民獲庶哉

蘭亭流觴曲水圖記

晉蘭亭流觴曲水圖一卷俯清流而弗湍仰茂林而
幽靜亭坐一人下視游鵝一柵一皮二人露列流側
一授一接松下二人一搥髻而問一凝卷而聽巖傍
一人神倦而伸身澗右一人一手舉卷一手握筆按
膝竹間二人一捲軸已成一回身以軸而授老竹下
二人一年邁屈脊抱膝棄卷而息一臨流而採盃澗
北二人一據膝而問一以手印地而聽又竹邊二人
一收卷而捲一紐頰而觀詩底一人安筆硯整衣冠
而坐其頰川庾蘊過酒覆盃交聽不開僕者撼之參
軍楊模隔流而躍如伶人狀王獻之攝衣而懋王書
之將俯流而取觴司馬虞說疑軸以言呂系側身以

手踞地而聽后綿酩酊握卷坐寢孔熾酒後持卷仰
觀劉密袒衣攘臂以取覆盃王玄之王彬之相揖而
稱詞謝繹搖芥王徽之舉幅執筆而書勞夷擊盃鵲
下徐豐之玩鷗遊觴華耆停盃他視曹華開卷王蘊
之攘臂肆坐下迪迎流欲觴謝萬回顧長松曹謏舒
足回顧華茂袒衣執筆呂木擗筆搔耳虞谷捧觴而
勸他者孫嗣掀髯而態度哀嶠之讚他文王豐之開
卷誦之首有童子十人侍立者二十器者一擎瓶者
二掬酒者一發盃者三受酒者一中者遣滯盃者一
末有童子五人捧肴者二呼盃者一縱盃者二一卷
斤六十人內鳥一隻其或吟或詠或醉或眠或俯或
仰或起或坐或舞或取或趨或止曲盡其態尤有異
焉皆始於一良工之肖方有名於筆鋒之下是可奇
也由斯知晉代之衣冠人情之風美有若是耶故於
洪武九年秋七月記

盛叔彰全書記

朕觀世有萬物若易者至易而不難難者至難而不
易吾嘗謂定矣一日人裝背所背者以數器足五色
於前疑其事而懷之少間遙見背生盛叔彰者揮毫
於古圖之上於心惡之將以爲今古人異藝見此圖

歷代祕藏之文物皆上品安得而輕著筆耶於是特趨而俯視見古畫一卷名曰上品於中山積水廢間有存者極其神妙令人美翫甚恨不全何期盛叔彰運筆同前色如初著故曰全畫是難得也試問斯人彼以全畫爲妙除此外更何曰他無能而亦頗畫山水曰彼圖旣成鬻之於市人有買者乎曰近年以來缺曰非也乃世亂方定人各措衣食而不暇爾當焉其志而務斯他日買者如流之趨下可衣食終身毋中道而廢囑焉

僧智輝牛首山庵記

洪武十年夏四月有僧自遼之金山越海而來其僧關內人姓王氏某歲出家於某寺受業於某師師與其名曰智輝字曰朗然其智輝慤慤於座下周旋若干年後長成志在東遊元都果而行之得達至某寺某年拜指空於某寺未幾大將軍兵下中原入胡都智輝東往欲渡鴨綠關金山未遂初志而留禪金山其地北接曠漠彼處人少寡禮義尚殺伐况人徒籠廬而北行深入酷寒智輝自思此處地方每歲未秋勁風先至三冬江海爲之合冰山川雪凝平地之險智輝乃曰非如履履而不能居此方今中國有

百姓寧家當此之際吾不歸而奚往於是乎待錫星
奔攝雲山而西向四月渡滄海於登萊當月至京師
朕召見之與語其僧問荅聰敏豁然有丈夫之氣豈
比泛泛之徒於是勅往天界使寧神以禪居未三月
乃曰吾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今居大廈坐食煩人豈
不福將薄而禍臻乞居山僻處願得刀耕火種自為
生計以度天年實吾初志也於是許之不旬日其僧
來謁而辭賜齋於西華門上朕謂僧曰爾今既往同
行者幾曰同行者有天界嶺山二住持曰送行乎曰
然於戲美哉世之學業者如二山之住持雖非通漏
之輩其尋常之僧遇之安有相待若是耶今爾僧尚
後果堅貞於釋氏其名必不朽矣特為之記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冗之
一時入寺旣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方丈平視
兩壁皆懸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
軸了經松下一軸撫鹿溪邊一軸樂水於巖前嗚呼
住持者志哉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
機甚得其宜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者其海發天
飛浪煙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塵而禪島足而坐

謂奇矣。動脩者一也。又子經於松下對月於昊穹。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撫鹿於溪後。山神以密護。可謂行至矣。又坦然而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於山根。可謂寂寞而巳。斯四軸六人足可堅脩者之心。朕爲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至寺。由東廡而入。見畫像。圖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艷裝者紛然。特謂動小乘而堅人。事也。途至死中。見有數架脩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懸方丈。顧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與歎矣。何哉。所以歎者。不惟畫與薔薇不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故興歎息焉。

靈谷寺記

朕起寒微奉

天繼元統一華夷。鼎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密運保誌之刹。其營脩者升高俯下。日月殿閣有所未宜。特勅移寺。凡兩遷。方已當欲遷寺之時。命太師某詣山擇地。及其歸。告乃云。山川形勢非尋常之地。其勢川曠水繁。且左包以重山。右掩以峻嶺。背靠等岑。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幽谷。應孤燈而侶影。鶯轉巖前。啓脩人之清興。飲潔流於山根。洗鉢於岩外。魚躍於

前淵鳥棲於喬木鹿鳴呦呦爲食野之萍云之若是
既聽斯言朕懼忤不已此直釋迦道場之所也即日
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而建址百工聞用伎以妥保
誌唯靈佛法人皆如流之趨下嗚呼地勢之勝豈獨
禽獸水族之樂伎藝之人惟利是務云何聞建道場
不憚勞苦一心歸向自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時某甲
子工興至某月日時工曹奏朕爲釋迦道場役百工
各施其伎今百工告成朕善其伎特命禮曹賜給之
工曹復奏伎藝甚是有犯役者五千餘人爲之柰何
朕忽然有覺竊思善無上道場既完安可再罪當禮

釋迦大慈大憫雖然直犯特以告災一赦既臨雖
本勞而逸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地感佛慈悲吁佛
之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燈繼香連於戲盛矣哉
願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禮視身雖未至
夢遊幾番此觀之歟夢之歟嗚呼未嘗不欲體佛之
心而謂衆生悞柰何愈治而愈亂不治而愈壞斯言
乃格前王之所以今欲寬不可猛不可柰何然一旦
潔已而往禮視去將近利餘里俄谷深處嵐霞之杪
出一浮圖又一里既將近三門立騎四顧見山環水
迂禽獸之所以果然左羣山右峻嶺北倚天之

復窮岑以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聳於天邊朝鶴摩
天而翔去暮猿挽樹而跳歸喬松偃蹇於崖畔洞雲
射五色以霞天此果白毫之像耶谷靈之見耶朕欲
有謂而恐惑人故默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有閣
禪室有龕雲水有寮齋有大厦香積之所周全莊嚴
備具以足朕心矣故敕記之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四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四

序

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
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
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
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
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空蒼之切鑒於是問
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間有
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

而意與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
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
用神盤桓其書又之以一已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
注以遺方來然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
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
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
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
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
靄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
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鬼磁磁態成於幽壑若不
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
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觀
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
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
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却乃虛而不實
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
捫身則知已象之虛是謂物外求直故能探其一
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
之辯論未知後世界契高人之志歟朕雖非材惟知
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全

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以利後人是特
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資世通訓序

朕於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兄弟力於
畎畝之間更入緇流遂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槩無知
幾喪其身焉然雖不知聖人之道何其當時善人
之言彼雖不教我我安得不聽信之忽遇群雄並起
於吾之命如履薄冰不數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
廣而大興以統天下時乃尋儒問道微知其理故日
攻詢訪博采志人中積群言加以比較是非其中所
言當者非斯人之自能乃上古哲人之善行因斯人
有志聽懷今爲我學而爲我用於斯人豈徒然哉其
有所言不當者皆斯人隨其學况平日解悟差矣是
致作事倒爲或又爲非以覆身滅姓者有之吾嘗靜
以思之凡君天下者代天理物統衆宇之大負教臣
民之重上古哲王道與天同今朕匪才薄德卻乃握
乾符而統衆宇德將安在於是宵晝弗敢自寧但見
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
註以繁辭評論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己之見
總先賢之確論託謁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後人

故爲之序云

習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以無窮其常經以四時鑑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能奚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及其大造者乾爲陽而坤爲陰所以難窮其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稽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測窺其哲能不得無感况如來之教指實言虛因空談有化及萬類善被諸方現千百億態固有上下鴻蒙其靈蒙宇是寒歛之則毫釐潛蹤示生死之俱無幾風霜而不腐其斂其張臻洪休於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矣知其根玄傳寂寞稽莫知其本根致使德小而量薄者窺探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會漢帝於夢中獲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跡之時不言而化示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及雙林之有故金色是藏歛光不鏡時又畫象而舒形金容示現妙音博被拔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於三塗故真妙之難瞻不易能於一旨傍謀他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比假不無有謗三車之覆馳沙門玄奘者釋氏之領袖也生而

慈敏棄親以明心壯而舉動皆契善符堅持忍辱碧
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潔玉露野田未比其膚
潤方寸將及無礙諸漏彷彿其盡又必躡昂霄而凌
烟霞單萬歲而無雙斂成靜觀傷大教之傾頹歎文
繁之差謬欲定直析僞以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土
孤筇廣漠履險隻征朝飛疑雪以迷空生逕難分夕
風浩瀚走黃沙以幕川孤進前蹤冒水霜而侶影幾
楊柳之青黃皆途中之數覩求深願重至勞猶精遍
五印之寶刹越恒河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八水登
雞足之巒禪鷲峰之大會受直指於心歸演洪音如
瀚海之波瀾經分六百譯布中華聞揚典典有罪釋
愆臻善良於百福其玄如日中之捕影水底之捫月
藻若青蓮出汙泥之不采猶桂芳秋藥香浮室野之
馨慈航業海條渡滄溟體天之造日月之明大哉之
無爲奚可論乎

孝慈錄序

褒禮之說聞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說以
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
往以爲定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可行而行
之其有俗士執古以匡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

理中道廢焉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敕禮官以定儀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儀禮以爲定式所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魯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時務孰不知孔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子問期年之喪可服孔子以爲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專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不善昭公諸侯也其喪禮久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非及宰子間居之論孔子却言其非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焉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毋服期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爲必然則堯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遍考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二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

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
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
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
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
前式其孝子之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七八九則
孝禮類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紊焉又聞
周公無逸篇述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
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
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二年壽可稽而
短可考豈不明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
失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
焉或父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
迂儒茫然哉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爲股
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國之危
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
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每聞漢
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
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
嫡子衆子爲庶母皆盡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

夏日雨晴詩序

兩儀昭著律以常經貞則序而萬物茂焉若時君怠
政則經失律節序易常萬物殃矣洪武八年八月無
雨至九年夏四月初尚未霑濡民雖未恐朕心違違
慮失民人種植至當月二十有七日申漏山氣上升
江蒸海湧陰雲四布天雨下降宵晝淋漓盡大地足
滂沱抵五月二十一日三旬不止次日將戒百辟祀
后土於北郊明旦天開雨餘山氣薄霧油然而往來
雖吳道子施描方今之時晝豈足盡其巧態蓋天開
圖畫倏然忽然變象異常故難真耳因樂天垂顧特
敕儒臣賦詠之故亦以序

皇皇后土兮德溥何量山澤通氣兮天雨落而至滂
三旬陰霑兮過美又將有傷兮或殃俄雲歛而天霽
兮民歌樂康老農謳歌兮陸種而水秧朕握乾符兮
何祥但時和歲豐兮世道爲良今喜雨霽兮大祀列
張臣僚賦讚兮鏗銜朕將稽首兮拜遙蒼家給人足
兮秋收冬藏皇祗兮洋洋惟願昭格兮我將

建言格式序

嗚呼爲君難而爲臣不易此古人當戒之言且如爲
臣之難惟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見災異方端餘
無措手於是特布告臣民許言朕過告旣出矣逾月

藩臣上書者山東布政使吳印恭政宋善閻鈍山東
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正曾秉正平涼府崇信知縣
潘直監祭御史孫化海寧縣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
縣丞徐謙山素布政使司檢校傅奎台州黃巖縣徐
李清安吉衛軍丘紱守禦莊浪指揮僉事李景山西
分教國學生余懋台州府民鄭士利共一十五人准
其言者吳印宋善閻鈍余奎曾秉正孫化傅奎李景
八人計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直方仲容徐謙徐
李清丘紱余懋六人假公營私而罪者鄭士利是後
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書一萬七千
字朕命中書郎中王敏立而誦之至字六千三百七
十乃云才能之士數年以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不過
應答辦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
覩五事實蹟意其妄言故名問之爾爲刑部之官彼
刑部官吏二百有餘爾可細分迂儒俗吏乎彼乃不
答使分之而又無知其人者於是卦之次日深夜中
朕卧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後方
有五事實蹟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聽至斯
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朝敕中書都府御史
臺著蹟以行吁難哉古今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爲國

爲民而爲君而言者雖有責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爲臣之不易至斯而見惜哉因如是故立一書陳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故爲之序

翰林承旨宋濂歸休詩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即遣長孫慎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徃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謂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爲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

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生財乎沙田園乎慎稽首拜手曰臣慎初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慎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徃但新建一容膝之室題名曰靜軒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尚欲實封爲陛下補闕耳朕旣聽斯言條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詩焉

聞御歸去樂天然靜軒應當做老禪不語義之知貴

道以心詳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跡
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
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
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
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
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
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
爲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群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
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訓小人以厭
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
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
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
五常之性理也旣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
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
凶頑爲善何况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
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
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
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

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爲之空相是空相愚
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
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
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燾李後主宋徽宗此
數帝廢國忘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
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
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
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
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
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
相富者被纏則媮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
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
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
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
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
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
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昭鑒錄序

朕嘗深思熟慮曩者創一天下之君其決事也繁其
操心也曠雖至明之人其過誤不免有之况見淺識

薄者過亦多矣因是有愆於後若能覺前過誤日加
警省修德以消前愆乃子孫之福也若已不能省更
加以子孫贛囂不律其好還之事必有日矣朕因靖
江王守謙不法蹈其父惡雖未全見其萌之意彷彿
如之思無可制特命儒臣於諸史內撮類歷代藩王
事跡編而成書示使朝夕目之戒必爲善書方編未
成是子終不改過妄行引古牽今內多含冤抱恨後
爲庶人乃云不戀車馬之嬉遊住茅簷之矮屋忘金
飾之高樓惟努力於田丘甘心老死於桑林有若是
言朕復思乃是子無福之所使取其父昔之凶惡之
所致耶然此子雖不服教乎書旣成編當布示吾諸
子使觀賢不肖何如且朕昔居淮右世之寒微有能
過我者乎斯寒微之至極也一旦元運天更群雄鼎
沸吾乘逐鹿之秋收集豪英開誠諭率四征不正之
徒因是與群雄並驅一紀于茲方欲群雄於鋒刃之
杪導善良以歸仁義之鄉吾嘗憂懼萬千其當欲雄
撫善之時豈無過誤者乎今知前躁欲追不及警戒
目前深慮積愆已重今德薄才疎恐不足以補過消
愆有累吾諸子孫即目曰已年邁精力有所怠爲天
下生民及子孫計日以強力爲之然自平禍亂以來

心役神疲此際施焉終非精細必子孫見此增修厚
德消平禍亂之愆人各膺天福祿此朕之幸也且歷
代諸帝之子人多驚駭不律以致爲他人離間親親
身受大禍者一爲前人之所作二因後人之不修愈
加增惡見怒於

天人者也惟我子孫孰者感而慎之戒之同良於世
不亦美乎

相鑑序

嘗論儒問道儒皆演孔子之說而陳三皇五帝之
所以尊及觀春秋之書也惟紀賢不肖其
失昭如日星驗如影響詳其所以自修春秋至今凡
儒者未嘗不讀覽是書知其所以然云何臨事多謬
不從善而從惡之紀雜處群書所以不能精知利害
也因命儒臣纂漢至宋以歷代史書賢不肖者類爲
賢姦兩書使智者易爲目誦賢者易爲取舍雖是非
已往於千古纔開卷猶見之於目前若君子者孰從
惡而不從善耶故於洪武十三年冬命翰林管繕成
書令工刊就以利後人特以爲序

相鑑賢臣傳序

嗚呼善哉智人所以立身揚名惟老聃有云死而不

亡曰壽賢人雖歿於千古人若百誦其事由生之所
以是不亡也且賢之所學初篤明孝親篤明孝親者
何也蓋父母之親天性也加以篤明足增孝也孝之
既明矣然後乃能事君所以忠於君而不變爲姦惡
者以其孝爲本也所以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事
君者若父母生必榮貴之厚養之以顯之此其所以
孝也如事君不忠致父母生有累焉如不累焉身當
其罪者則父母憂戚焉此賢者之孝憂父母生若是
也或父母已逝而孝猶篤然而慎焉不敢不忠君者
孝在安神竟於九泉若或不忠惟恐陰陽之道殊忘
連父母有所不知宵晝思音容而不獲見常以爲傷
心安敢不忠君棄富貴而累祖宗也哉朕觀諸賢在
冊也由生之對其忠孝之道嗚呼不亦難哉惟智人
能之

相鑑姦臣傳序

洪武十三年春因丞相胡惟庸不法後朕嘗嘆息其
事特命諸儒檢歷代史書纂殺身權姦爲類一日試
目之乃知今古不才者終不悟殺身累祖宗之惡如
是往往蹈習其非以致身亡姓滅云何蓋聰之至極
返復愚者也且是姦臣物出庶民本而求之士一旦

人君擢用之身貴家榮名彰先祖位居一人之下更
何以加而乃不守人臣之分侍妾持權親視人主之
意包藏禍心舞文弄法肆志誅梁不以人主信任之
恩爲恩返行乘機愚弄孰不知人以誠推己已以僞
從禍將有日矣是姦臣也初欲榮父母而返累父母
本欲榮身而又殺身必欲顯父母而至於滅姓也朕
觀斯傳古今得罪於人神者無出於斯姦臣之愚昧
也斯若是昔之姦也玄鬼神鑒即顯當時紀無私觀
由生之在餘辜千萬世更何磨滅者耶以至今永
爲罪人也特述之

說

秋宇澄清說

天地四時之氣或姤或不見陰陽也故有溫涼寒暑
之分在春則老陰漸去驕陽徐至所以氣之溫也當
是時陰氣上升而漸歛於天陽氣下湧而漸出於地
氤氳兩間已而又天氣下降二氣姤和萬物萌動由
此而氤氳氤氳浮游於二儀之中自清和入夏鴻鴻
濛濛山蒸海湧江河上騰炎帝當天長葢萬物斯爲
暑矣所以晝則天多雲霧夜則銀漢星稀以其至陽
之氣之盛也至初秋老陽之氣漸入厚坤嚴凝之氣

微降穹壤所以山海罷蒸而歛湧江河息氣而不騰
於斯之時厚坤土潤雖有凋木之西風無塵可揚書
則雲氣靜於上下夜則星辰密布於天墟月馳穹壤
素輝皎皎可不燭而夜瑩以斯觀之蓋謂陰陽交姤
之氣息其巖凝之氣未凝斯秋正當二氣涵養之時
獨秋靜故曰天宇澄清其冬巖凝之氣正當之時却
乃不言天宇澄清者何因冬地多乾燥朔風撼柯飛
沙走石揚塵簸土於中界靈墜而凝霜霜消而爲水
爲氣周旋於上下故不言冬宇澄清者也

又

濁而不已故澄之既澄且已而後清之斯水平土平
曰泥水也然當未泥之先泥何名之當未澄之先澄
何名之曰水土也今濁而澄澄而清斯謂澄清者乎
曰然世云秋宇澄清斯比何云何曰未知也吾聞天
地溫厚之氣始於春而盛於夏鴻濛兩閒此氣之濁
也清涼之氣始於秋盛於冬清於上下此氣之澄也
於斯澄濁當未濁之先濁何名之曰氣也當未澄之
先澄何名之曰理也亦可謂澄清者乎曰亦然嗟夫
人於世而理不明何如禽獸者耶其秋宇澄清之說
特以天比濁水而澄清者也故無他

晴鳥搏風說

世鳥之繁狎人者有鸚鵡、鸚鵡、人觀之似乎與人
近是欲取之而不得何故蓋其性生而若是機樞而
智圓雖與人少近人罕得之因覺性之多其鳥日得
食甚少意好沃濡但得微食則整翼搏風摩青弄翻
每日暮而投林晨蒼而出樹凡風和日霽薄近人烟
是其智也至如張翼而騰歛翼而下擒鸚鵡以充腹
斯鳥之志將以爲雄之盡矣志之快矣雖鷗鵬無過
於此一日得少食振羽而翔乘風而流翅唳聲悠悠
樂美食於鸚鵡自以謂他鳥何與並之忽霄壤間舒
翅凝睛歛翻而下如星奔銀漢風聲若雷爲隼所見
鷗乃恐之急趨林以棲枝偷睛於樹隙以窺斯鳥之
何往正恐間俄黃鸝爲自柳陰飛來謂鷗曰平日吾身
最懦不過穿花鳴柳爾爲每近人而取食張翼而騰
歛翼而下擒鸚鵡吾將謂爾之能世必無雙何一隼
而過爾鷗早歛蹤而潛林偷睛於樹隙以觀一隼何
其弱之甚耶不知爾之搏風之志果何往歟

堯湯水旱說

朕聞堯水九年湯旱七載當是時載之於簡楮繼書
之以至如今忽時聽讀之徒然毛髮爲之揚空則

哉蓋謂風雨以時民獲歲豐猶稱王業艱難若使之
四時失序天道愆期九年潦而民無所得七年旱而
種植無苗以今時民生較之不審當時民將何以爲
命故孟子有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爲的論且方
今之時天下歲獲年豐則家給人足者有之不足者
亦有之若加九載之水或七年之旱果何生焉此非
相傳之訛史筆之差難爲正論以朕詳觀必終堯在
位之時內有水九年其七年之旱災亦同堯若此之
論必契智人之聽若以前所云爲必然則天下蒼生
無種矣朕即位九載每度四時慮恐失序而不調獨
勞思於甚者春夏秋三季常爲切慮冬頗少思蓋春
夏秋三時皆生長結實之際不可不均調其時設若
反常道而生變則殃及庶民君受禍矣禍自何來來
必有源所以源者何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
將變焉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是強凌弱眾
暴寡豪傑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主有之朕所
以切慮三時慮恐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無立命
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竦然而立驚畏如是爲此
也俄九年夏四月初月將終而望雨未至日夕惶懼
必工役之繁勞人太重致若是耶然後將終半難息

無可柰何於是再省於已旁及他務教百僚以檢察
之使之伸寃理枉施行間次日天鑒我愚昭憐衆庶
條墨雲以蔽太虛川谷風生江淮氣湧海波上升神
龍驅雲以蜿蜒阿香奔車而掣電微雨降而塊無破
薰風和而條無鳴不傷不溢露濡草木漸入黃壤雖
未見終歲之嘉禎足見目前之感應可不歌咏而紀
之歌曰

薰風解煩天雨清殿廷流水潺朱楹麋麇小滿根已
朽康衢鼓舞撫琴箏四時常道天地經物物舒英大
化行五嶽蒼蒼雲氣靄四溟浩蕩波不驚吾因帝鑒
蒙雨澤教至群僚瓊瑋傾踏歌旋轉天下平誠可憐
入皆寧尊賢敬老歡相迎小車麟麟間倚駟來賓氣
入我帝京霄畫山海進坦途暗無冥惟願乾坤永貞
泰良臣世世常佳名

黃河說

吳元年丁未

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

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腹齊魯明年洪武初
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胡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
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
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

俯察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
視之溯流而上足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
山川之麗古今人之事蹟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
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
迪者侍其傍嘗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
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
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說元年夏四
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
瓜州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
時在清和利征旦吉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至
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
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界並流
二十餘里方乃混沌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上
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
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
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馬其湍物之速
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
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
浪如堤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
者無文良父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

一水周旋則水底有聲啞啞鳴鳴又少時間水中一
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
渦是也其水爲旋轉急其中有飛者上去去渦丈餘
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
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
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
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
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蜒之以一
蜒則瞬息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
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爲民害者多矣
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流急宜
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珊使桑田變遷水
勢少慢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申孰謂有神者歟
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
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
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
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爲民祈
福焉今朕得觀斯水揆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
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乎
則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

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爲
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旣遊今思復
述以爲說耳

保身說

大化言天地之氣運用也世之賢者特以君政配之
亦謂之大化所以天地之大化四時是也所以四時
之化者何所以化者春變夏夏變秋秋變冬此四時
之化如春之化以其太和之氣流行凡世有血氣及
生生者草木之類無不以時而各見其形如夏之化
當長養之際逢此大化之氣無有不長養此夏之化
也秋之化當結實收斂之時於此之際無有不結實
者冬之化當酷寒嚴凝之氣於此之時無有不肅殺
者此四時四季順而天地和萬物育纔有失宜則上
下有傷此言理性者也所以人稟天地之氣全順其
宜而爲之則身安乎蕩蕩阻其宜而爲之輕則致殃
重則喪命所以冬不宜穿井開渠何故以其閉塞之
時開則泄厚坤之氣此比人之周身若完其肌膚而
全其體則運用陰陽此常道不過則無虧矣若肌膚
有損傷而驚於骨者略少痊乃有陰陽交媾則命若
風中之燭矣何故蓋陰陽一媾則周身太和之氣運

用毫髮無有不經緯者譬猶毫籥而運行也若毫籥一運傍有他穴則毫籥敗矣匣無用焉人之身如匣口舌耳鼻爲毫籥也若身有損傷則如匣有他穴毫籥一敗則其身靡矣有可驗者吾幼居鳳陽聞犯憲者受刑之後兩歸行陰陽之事運動太和之氣精自捨口泄氣由患口昇無可止不逾旬日乃斃丈夫可不戒乎言大化者物物無有不動者是也

勤惰說

昔有勤惰居同鄉其志則同其操則異且勤者當爲民時夜則然燈閱古書則腰書力田家奉頌厚其惰者同時而民其爲人也精文學他務不作日未暮而寢日已高而起食畢誦書數行而即悠悠然自以爲志士清高一日詣勤者田謂勤者曰君子之學精一無二足下與吾同道何不如我之優游博覽羣書以待明君之用勤者曰公君子也導我以學良哉終不忘然先生教我罷農及他務而專書然農書俱不棄也亦可爲之情者曰如此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况讀書之心且不專耳是爲不可勤者曰先生之讀書以日爲計而專某以農雖略少妨則以夜代日則又如先生之學矣其惰者飄然而笑往一日君知二人

皆儒者之學道統之傳命使召至京師各職以官皆
侍駕而朝焉其君臣之務朝廷之大事其爲臣也必
凌晨而趨待漏而見日暮而歸猶不恬寢所以者何
且凌晨而趨不取不若然也昔君有善政者必庭燎
煌煌故天子有五鼓而興百僚皆四鼓而起此其所
以必政務也日暮而歸不恬寢者何恐君餘政而復
召故不敢肆朝廷之務君臣之勤有若是也其勤惰
應是職斯二人當爲士之時獨勤者色頗憔悴其惰
者美色佳容一旦臨事則惟者容容者惟矣或曰斯
二人昔若是今反若是傍曰何曰君不見蓬頭垢面
者誰曰昔惰者耳曰顏貌魏魏精神光燦者誰曰昔
勤者耳曰吾所以言昔若是今反若是正謂此也曰
爾所不知其詳耳且昔勤者衰惰者盛以其勤者勞
於筋骨操其心志惰者盛以其逸而無操致筋骨之
放縱耳曰公所言未當吾觀勤者昔爲民時因勤家
奉頗厚其容顏當盛而衰何也其惰者因惰家奉頗
薄顏色反盛此其所以足下之說不同也曰公知其
一不知其二夫勤者當色而不色爲慮有三一爲慮
恐衣食不足而不善終慮之一也次爲丈夫於天地
間身後無名惜哉慮之二也三爲恐學不博不能爲

君之用慮之三也所以顏色不盛爲此也其惰者奉
且薄却乃顏色美爲忘志而不慮苟得澹飯黃菹足
以美其腹矣腹飽矣夫心無志矣亦忘慮矣與禽獸
何異哉顏色豈不盛歟君不見鹿鳴呦呦食野之苹
斯草乎料乎曰草鹿之肥者何以其無知也一日捕
至今食料而牽車料豈不美乎而乃減精神去肌膚
是由不苦而苦也艱哉牛之爲物也亦草之爲食當
是時肌膚頗定無盛衰之增減一旦駕犁耜於畎畝
主以料飼之其牛也精神倍出力致千鈞吾所以言
者斯皆獸也其所用有異事在談與不涉耳今勤惰
二人皆人也難比獸以事之說與獸合若是一日君
命勤者職水部勤乃往達所在水害利隄防堅斯稱
職也君賞加焉其惰者職教布種惰者往達所在困
知布種之時宜其以民之利反爲民之害妨農害稼
無功而歸君略少責焉惰者志哉即詣勤者居謁其
人謂曰足下平日之學比吾頗簡今之用也何過吾
之若是致君褒美焉敢問得何聖人至精至微之道
曰無他經不云乎順天之道因地之利先生熟之矣
然熟則熟矣吾但知理若是今之行也則又不然曰
且吾防水之道順天之時則一書而不異所以順天

時吾乃職水之務斯水也春陽方興炎暑潦水大作使之隄防即天時也冬三月天地閉塞農且有隙四澤枯涸堅冰實地斯可以隄防也順天時也其水之性使往而往使不可往而止順其性而導其行勿使汨亂五行差謬此其所以因地利合時宜也其情者旣聽斯言稽首鞠躬乃曰於戲博學匪行不若無簡藝精專以爲用不亦妙乎

良馬說

世有良馬生得其時得其主而功於世者三焉又產得其時而不得其主者八焉所以功於世者昔河出馬而異常以其背列文彩聖人象則之而數馬使世人避凶趨吉功之一也唐太宗之青驪蜀主之的顛郭子儀之獅子花是馬也立雪眠霜當是時載主以建功則有衝烟突霧驅雨馳風摧堅撫順雖人之有爲非斯馬之良健何如是功之速疾也當時天下擾亂忽爾太平人不知良馬之功至今矣以今言之斯戰馬之功二也古良馬生於帝堯之時則得其時得其主何哉有時牽金玉之輅以奉南北之郊有時負主以狩四方闕民疾苦慰勞諸侯其良馬之功三也周有追風等騎今古乃曰奇物也以朕詳之當穆王

之時四海咸寧不思巡幸以安生靈輒便日馳月驟
四入遐荒致使八駿筋力盡而乃方歸徐偃又稱
尊幾年矣斯不得其主而鞭策死者斯八騎也近世
以來凡馬旣多良馬甚少前歲西蕃戍將來言邇來
西戎忽生良騎一色如墨雲疑於太虛風動駿翻獵
獵雲開霧合尾搖數尺蕩塵以除埃首舉神樞則視
若奔星掣電雞鳴項立雄然四足風生以臣之度可
使至朝而不許在野朕於是命使西馳以諭酋長使
使彼酋長惜良騎而晦之使者因數馬之狀況酋長
亦邇邊陲聽命之所不能隱蔽言來日進及期進也
盤桓不捨於是馬疾其蹄而來獻至馬廐朕視之
貌態如其言者今足不能爲我之用當時敕所司牧
於鍾山之陽今三年矣所司來奏馬之足疾日已痊
矣陛下可試乘之以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十日馬至
因命儒臣以爲說朕亦以馬有功者三枉勞者八迷
其云耳

生擒虎說

虎性殘生以肉爲命擊搏之性生而稟之者非異也
人云虎猛觀其所以未爲猛也乃理性之使然食肉
而生故搏而無已所以見食則見食矣急趨而搏

不少遲心無畏懼所以人三猛獸今是獸非猛也乃
無知耳且當未怒未悅之時徐步平原其落魄之勢
以巨比之則麋貓不似以形校之如貓無異若食飽
而悅跳躍之狀何如貓之一也或雌或雄若呼群喚
對則吻張而牙露腰伸而尾舒聲震山澤時乃風生
草偃獸羣之駭若有時而倦當谷而眠非獸不近人
亦莫前以其無知也何以知其然蓋以其產於野非
人可近彼亦不可近人當出入於崇山峻嶺食麋鹿
啖狐兔是其宜也何期近城郭邇村店逢人而搏食
之人有知者避之然妨民生理甚爲民害時壯士聞
之彎強弓挾勁弩持戈仗矛調鋼鏃而扣弦將行而
捕虎時智將笑而謂曰一虎在山用心若是忽獅行
村野將如之何虎雖猛而無知以兵得之則斑斕之
皮無用矣若以智得之可以除害全物也即時張網
重岡噪鼓而進振金而前虎雖無知亦徐行而他往
不時而虎投網矣遂得生擒於戲若以有知而力關
無知是亦無知若以強而鬪強其損非彼即此可不
戒哉

牛搏虎說

世有走獸其類多端有生而在野者有生而受人養

者斯二者之爲物如在野者兕虎麀鹿狐狼獬象且如獅虎之猛狐狼之狡雖生而有之者終爲人患乃無益於世其麀鹿犀象生食平原之草昔聖人取之以時如象備法駕以供四時之祭麀鹿爲肴羞亦祀之用如家養而有功於人者牛馬駝騾驢犬是也且如負重載遠則有駝騾驢若墾田闢地爲農之上功者無出於牛之力也若開邊拓上巡守封疆而備侮其馬之功又爲不小犬之力微守舍之功猶義然邇來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姓者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養犬隨之其犬或前或後時左時右縱橫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往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其戴氏之妻被虎所搏搏而未傷所牽之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詣虎所在虎乃釋人而應牛來云二物相加嗥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獸之爲物雖品有高下力有巨微人之取舍用其所長牛本拖犁耙墾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如野之猛者無如虎豹猛甚而伏虎豹者獅也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豈不仁獸者耶於戲獸之報主也捨身捍患人之於

世如者不如者何哉於是別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自終豈不人報獸之宜乎

賜宗泐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徒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日夜無息今古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暇遊天界見住持僧宗泐博通今古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何幽靜傍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書大知禮義又非林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鬚髮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吁難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名彰於世者歟今是僧却富貴弗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善却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生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見蓋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爲一害所迷妙哉

僧道衞說

公私利涉古今不異之謂道辯輕重分毫釐國行民
用市無爭者今謂衡其道衡二字凡達公智者不可
不深究其理焉且道即路也昔聖人允執之性無所
名特以曠大承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以
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姦至愚者憑
此而不惑所以衡稱昨逢越中沙門自號道衡於斯
二字甚相符契於戲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
不曲道哉衡哉不亦美乎

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隱稱
自以爲竒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
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
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
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
土智僧此立爲佛刹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
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
指迷破暗利濟群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
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
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
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夷乎若此後必了然

哉

僧玘太朴說

僧多捨俗惟立字爲名何也以其法殊人主之教故也。邇來有僧用三字爲名曰玘曰太曰朴且玘玉之至精者也太無上之巨也朴實而不虛混而未鑿斯三字之用果如是乎若是則仁者體之又何爲而不可哉。今僧用斯三字理道深長機根淺露者莫可探其趣若遇良工必由雕琢而方見其形也。昔如來朴太虛混厚坤故發問於未判之先孰雕琢而使澄清列無量之象於穹壤七曜運行其間布海岳於鴻龐百川東注此由太朴而至窮隘果理之使然氣質之變焉。吾聞智者云混沌靜久而乃此今僧捨俗認朴必釋教之然哉。

天界寺花架說

暇遊入寺長老同行見綺砌爲檻中植薔薇而又竹未架之工以編之屈蟠龍蛇之狀令不得曠蔓枝莖因之有感嗚呼甚哉違大化恩不及草木必有積焉朕嘗目種花之徒務以奇爲妙故屈蟠其枝莖以招買花者也然其人智巧多端身不滿三尺朕謂花者曰爾生計若此家傳否曰然爾身若此亦家傳否曰

三世矣吁愚哉人云世有陰陽然後獲昌所以陰陽者利濟群生是也不但不殺而爲陰陽但能惠及草木亦陰陽焉若使草木不得自然而乘大化之興尤爲損德必成將來之患矣其佛會之中雖有持花獻果者正所以不花而花方爲聖人之妙若植其根節其莖蔓使踈條巨葢朝夕樂觀不惟損德必有愆於身後因詢種花之徒有感特述寺修花之說

僧犯憲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衆身非忍辱所修者諸惡不作百善奉行斯佛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國賢愚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愚化又二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却妄想雖不前知亦也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爲主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究其源其辭觀形狀識緣由自妬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僧不務修慈愆而犯憲法司諭如律宜哉

金道士楊宗玄住持萬壽宮說

世有已往之事而不泯者曰宗他無知之機曰玄此
果宗乎玄乎昔聖人之馭世也以三字設教以宗爲
統紀之名以玄爲心法之授於斯三字凡世人者奚
啻其復洪武十年有司奏朕北平萬壽宮急缺住持
朕命朝天宮提點於羣道中擇超者使往焚修焉明
日提點將至住持者朕謂曰爾姓名何對曰臣螻蟻
之稱楊宗玄是也朕觀斯人玉樓銀海相應領下道
髯如線其於壽也不爲不高矣然朕目斯道顏如三
春之天桃色若紅杏初芳必交梨火棗之嘗吞霞瀦
之必服非若此安能如是今教住而興教必稱職焉

因爲之說汝往欽哉

鴈歸說

鳥之理者惟鴈善秋南向春北歸是知四時之代謝
且歸向之際陣列長空雌雄互喚次第有序斯理成
義就翅天而征視者莫不以爲美乎或曰畏寒或曰
畏熱傍曰不然是鳥靈明得之於天固善知酷寒盛
暑所以歸向有期未寒而南向未暑而北征所以避
其甚也又南向不失期者爲稻糧也北征依其候者
爲育雛之故也夫鴈之靈南北之趨皆處不寒不熱
之時致如生子沙漠處於無殃也今之人善觀鴈善

世有已往之事而不泯者曰宗他無知之機曰玄此
果宗乎玄乎昔聖人之馭世也以三字設教以宗爲
統紀之名以玄爲心法之授於斯三字凡世人者奚
啻其根洪武十年有司奏朕北平萬壽宮急缺住持
朕命朝天宮提點於羣道中擇超者使往焚修焉明
日提點將至住持者朕謂曰爾姓名何對曰臣螻蟻
之稱楊宗玄是也朕觀斯人玉樓銀海相應頷下道
髯如線其於壽也不爲不高矣然朕目斯道顏如三
春之夭桃色若紅杏初芳必交梨火棗之嘗吞霞瀦
之久服非若此安能如是乎教生而異教必稱職焉
因爲之說汝往欽哉

鴈歸說

鳥之理者惟鴈善秋南向春北歸是知四時之代謝
且歸向之際陣列長空雌雄互喚次第有序斯理成
義就翅天而征視者莫不以爲美乎或曰畏寒或曰
畏熱傍曰不然是鳥靈明得之於天固善知酷寒盛
暑所以歸向有期未寒而南向未暑而北征所以避
其甚也又南向不夫期者爲稻糧也北征依其候者
爲育雛之故也夫鴈之靈南北之趨皆處不寒不熱
之時致如生子沙漠處於無殃也今之人善觀鴈善

不能去已之惡從已本來之善人者乎

紫鴈南賓北歸說

二儀既判萬物生焉然覆以下載以上風物之殊人言之異又豈一爾且中國去朔漠之地遠不五千里致紫鴈節之以時往來乎春秋斯正風物之殊也夫鴈之南賓一爲朔風之所使二爲食啄之必然每春歸之依期蓋當青雛之時將至亦炎氣之相催故春秋往來雖不期然而然者乃自然也鴈何專生北地南方弗產謂何因朔漠之地曠數千里絕人盛夏清涼水草甘滋得以自由生子無擾是生北地也雜羽方硬秋風初發所以南向者地將凝雪水將堅冰所以避寒也不南生者云何夏多炎氣水陸人稠子生人擾酷暑薰蒸陽氣初舉赤日東升北向者爲此也於戲鴈鳥也知避凶趨吉節飲啄隨寒暑習同人焉君子不理道而稱君子信有之乎

普達說

朕有臣曰普達其爲字也甚深妙焉無所不遍曰普無所不知曰達斯普達二字昔人有之則聖賢焉又非慵慵愚下之有者也是普達也若以此爲名名之無知其所以然而乃慵之而又慵也若或知其所以

然不特獨善其身又將利益焉然斯臣見休官於家
猶且思朕之切扶筇而趨凡三晨一朝傍曰黑髮白
齒搖脫骨已倦筋已疲何數如是乎曰不然至忠之
所感無知其勞者也嗟夫世人皆若是奚由朕化之
乎

漢說

漢之說天河也且漢汪洋也瀚漫也銀河也朕臣以
之而爲名豈不大也哉嘗聞古人天相其必兆先斯
臣昔逢元季豪雄角立漢獨能倡義旅以保生靈當
保之特則與雄者戰當戰之必迎鋒橫矛魁魁然而
赳赳旗張鼓譟孰敢當前斯雄也斯勇也豈不與漢
之汪洋瀚漫之相應乎以是而觀之首以漢稱豈徒
然哉

仲右說

物之有三中曰仲學出於人曰右斯果誠說之謂欺
誣說之謂欺邇來忽巾者來朝名仲右其人善變應
及其窮也無稽以之而無稽或然理焉以之而理焉
理不物濟棄之眇之而或不可斯人可以居山慵已
演清談愚愚者又足可訓不可教者又足可以與可
教者語然物各有偏順其情而有何不可可也尚未

可未可猶不可嗤之而叱之孰可就不可今使之自然端倪乎

道患說

道本無心非心不道事道道事心事事心本末開張由來一乎殊形異態匿入幽微當此之際是何端的問甚事勢之浮沉漚花泛水月印湍流邇來透網掠花之蜂車渠馬足之蟻僥倖脫身於萬死迷不知其已也蜂暢鳴鳴然而翅空蟻快躡躡然而趨塵是皆墮之又墮迷之愈迷孰曾量之而論擬之而疑度後先之覺乎今泛泛之徒興曾愛之勃勃起是非之翻

翻反爲誠者之憂心是何持教者耶

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爲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於民不亦善乎何又釋迦而爲之蓋世乖俗薄人從實者少尚華者衆故瞿曇氏之子異其修異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比假示有無之訓以道頑惡斯成道也今二千餘年雖有慕道者衆踵斯道者鮮矣然而間有空五蘊寂憎愛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張或歛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則潛匿毫端是故聰者欲得杳然愚者無心或有善之其效何

也所以天機之妙人莫能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有也奚上之而奚下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專果報度人之速甚於飄風驟雨急極之而無已人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笑之所以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哉佛之靈人能生肯爲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爲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知修持之道頑者而爲者曠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群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甚博所以者何蓋濟衆則衆報之其修身者否齊衆一身而

已云何巨福之有哉

下竺寺住持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必道竺隱稱自以爲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離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檀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以此立爲佛利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群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

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
德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二德
不在彭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右此後必了
然哉

鍾山僧妙雲說

善出無心之謂雲善歸無跡之謂妙此亦雲乎妙乎
吾聞鍾山有僧以妙雲為字良哉斯僧非知理之必
然安善稱耶僧本侶影空山儂燈松底吟清風翫皓
月捫已探淵有時觀浩氣於層霄之外是果拘四大
而修耶忘形而鍊耶是論是議為衆僧之所以又非

言者三者也且雲之為體結不散然而靜須
見之為雲雷電山蒸海湧見如是之態雲之體也
濤濤乎字霧霓下注山川槁醒無形而形有形而化
而寂杳然莫知其所以人以為奇吾嘗以為妙
者為雲所生耶雲為妙所出耶是謂空者言虛實
者云妙其妙雲之說無乃若此乎

還經示僧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
者之稿心開慧味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
而無上守之為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

漏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
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
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
風搖水瞻影沉淵孰能撥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
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
非相是皆着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
而較之豈不塵落奔星靜端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
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爲舟千
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戒慵儒說

儒有從慵其體而爲垢螻之蟲舍其身蟲得無阻而
有爲焉於是窩其首曰獲次意時蟲子孫繁衍乃列
衣體而窩之巨者以髮爲巢蟻焉以衣爲窩者亦蟻
焉而更召他毫螻者各舍於毫根不逾數月被垢蟻
之黨誘毫螻者衆以數言之則有八萬四千戶之多
遍舍慵儒周身其慵者膏書不得自由彼時指無完
甲肌無完膚傍有詢者曰先生起居無寧搔衣搜首
累不少暇無乃修煉而有妙乎而奇句未成而方寸
擾乎曰不然吾數月以來身瘡首虱肌肉腐動髮根
水生無可柰何豈他術句而奇妙哉詢者曰先生請

時而寢日高而興歲忘其節一紀而浴然乎曰然曰
若此則吾知先生之疾矣昔者南華老人有云蝸牛
之首尚有蟲爲其國况况一塊然一物弗與蟲較斯
必垢螻毫螟之蟲爲之此疾之源也慵儒聽之遑遑
無所措詢者更謂曰未已不獨擾動八萬四千毫虱
將必憂於三百六十要關於斯之難可不早爲之醫
乎於是慵儒求親告舊令其子東馳西奔以買名方
正倉惶間俄一貨疥藥者過其門貼下一紙名其方
曰日一沐浴而三利櫛其毫螻之蟲畏湯而必捨毫
根而解去首髮不蓬梳篦勤臨則垢螟之蟲畏梳篦
而亦解無患矣時慵儒依方不逾月而可詢者見之
曰先生若何曰痊矣詢者曰非吾先生何以痊不止
不痊以先生之慵將欲致妻子於饑寒故諭先生醫
之也

飛鳶互搏說

朕聞世間萬物飛者萬物中一物也然飛本多類獨
鳶載中庸其中庸之說爲也云上下之察吾茫然哉
吁見鳶互搏啓人不仁之心還肯效乎嗟夫強凌弱
壓暴寡先王治之人而效鳥者以乎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五

